



满城尽带黄丝巾

季明◎著

城里流传起一个谣言：情人节正午，天煞星犯界，若不给情人系上黄丝巾辟邪，必将大祸临头……
听到这个传言，人们非常恐慌……



大众文艺出版社



满城尽带 黄丝巾

季明◎著

城里流传起一个谣言：情人节正午，天煞星犯
界，若不给情人系上黄丝巾辟邪，必将大祸临头……
听到这个传言，人们非常恐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城尽带黄丝巾/季明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80240 - 644 - 5

I. ①满… II. ①季… III. ①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686 号

书 名: 满城尽带黄丝巾

作 者: 季 明

责任编辑: 范 钧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目 录

第一辑 你会飞吗

不准欺负我妈妈	3
你会飞吗	6
红盖头	9
红衬衫	12
红蜡烛	15
满城尽带黄丝巾	18
我要给她个惊喜	20
打不通的电话	23
永远的八岁	27
作品	30
一生一世的思念	33
四斗的蛋糕	36
打倒老三	39
今天是什么日子	41
最深情的呼唤	43
一个馍	45



第二辑 一声叹息

神枪手	51
一声叹息	53
照壁上的画	56
假枪	58
一盆兰花	60
达标验收	63
我们必须得买票	65
回乡	67
劊匠王三丈	70
一根黄瓜	73
烟	76
双黄蛋	78
碑上的名字	80
谁也不能少	82
抉择	85
老大	88
忧郁的吉吉	91
一样的心	92

第三辑 非常措施

开心农场	97
非常措施	100
老皮轶事	102
绝招	105
你干吗老跟着我	108
我的同学是个大老板	110
喜鹊	113

母性	116
狗事	119
中毒	122
给我钱吧	124
大富翁	127
罪魁祸首	129
遭遇机器人时代	131
替身	134
海碗	137
照片	140
稻种	143
义士	146

第四辑 你莫装蒜

电话深夜响起	151
你莫装蒜	153
按套路出牌	156
局长的脚	158
局长喜欢抽旱烟	160
哭灵	163
口味	165
小事	167
面试	169
向你敬个礼	171
叛 徒	173
签 名	176
老人与泉	179
打领导屁股	182
哪里来的五百元	184



第一辑
你会飞吗



——※ 不准欺负我妈妈 ※——

十七岁的运生背着破行李卷儿，到砖厂打工。砖厂老板斜眼打量着瘦胳膊细腿的运生，不屑地说：“就你这样，能干啥活？”

运生低下脑袋，嗫嚅着说：“老板，我啥活都能干哩。”

老板犹豫半晌，砖厂正缺人手，还是留下了运生。

运生的工作是用板车把做好的砖坯推到晾晒场，垛好。

到晾晒场要爬一道斜坡，缓缓的不很陡的那种坡。每次在那里，运生都要把身子弯成弓，吃力地推着板车上坡，走到半道时，沉重的板车就会往下滑，他只好奋力地用肩膀扛住，双方一时势均力敌，僵持在那里。

运生咬着牙，告诫自己必须坚持住，否则就会失去这份工作。他已经找了好多地方，都没人愿意雇用他。

僵持了一会儿，当运生满头大汗时，才终于占了上风，连人带车爬上坡去。

那段时间，这，成了砖场的一道风景。

老板安排运生和工人老江、二柱一起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

发工资了。老江和二柱每人是一千五百元，但运生是试用工，却只有六百。那晚，老江和二柱买了酒和菜，有滋有味地吃喝，运生则坐在床上，把工资捏在手中一遍又一遍地数。

老江冲低头数钱的运生说：“傻小子，没见过钱呀！头次领工资？”

运生点点头。

二柱咕咕一笑：“再数也只是六百，还能多出一张来？”

运生不吭声，仍专心致志地数钱。数着数着他忽然深深埋下头去，瘦弱的双肩一耸一耸地抽动，眼泪簌簌滴落在钱上。

老江和二柱愕然望着他。

运生哽咽着说：“我要是能早点挣钱该多好，妈妈就不会死了。”



第一辑
你会飞吗





从运生断断续续的述说中，老江和二柱才知道他是个孤儿。父亲去世早，他没多少印象，但十岁那年，母亲又得了重病，由于无钱医治，也去世了，这是深深烙在运生心底的痛。

在运生的抽泣声中，老江和二柱默默低头喝酒。夜里，老江起来小便，看见睡梦中的运生，双手仍捏着那六百元钱，紧紧护在胸前，眼角趴满泪痕。

五一节那天，砖厂破例放了一天假，老江、二柱换上干净衣服，拉着运生进城买东西。

走在城里的大街上，东张西望的运生突然停下脚步，双眼发直地盯着对面一个红衣女人。那女人背着个小挂包，刚从银行出来，三十多岁的样子，相貌平常，是那种在茫茫人海中看一眼便转瞬即忘的女人。

红衣女人和木呆呆的运生擦肩而过。运生急忙转回身，掉了魂一般，紧紧跟上去。

老江和二柱怔愣了一下，撵过去。二柱一把拉住运生，开玩笑说：“看上她啦？不会吧，年龄相差这么大！”

运生不说话，眼睛仍怔怔地盯着女人的背影，使劲挣脱二柱的手，又跟了上去。

女人似乎察觉有人跟踪，猛地停下，回头瞪着运生，说：“干什么？”

运生也猛地站住，嘴唇抽搐着颤动着，轻声喊了句什么。

“神经病！”女人狠狠往地上吐口痰，转身走了。

着了魔般的运生，再次迈开脚步，尾巴一样跟在她身后。

女人火了，怒斥道：“再不滚我就报警啦！你这个小流氓！”

运生张了张嘴，失魂落魄地站住，目送女人离开。

突然，街边蹿出一个男人，倏地抢过红衣女人的挂包，狂奔而去。女人被扯倒在地，愣了一下，绝望地大喊：“抢劫啦！抓住他！……”

男人手持长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街上行人不知是因为惊慌失措还是别的什么，却纷纷让开道路，没人上前阻拦。

这时，老江和二柱看见傻站着的运生，用还有些稚嫩的嗓子大吼一声：“不准欺负我妈妈！”疯了般朝那男人追过去。

男人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巷。

等老江和二柱跑进小巷，运生已经倒在地上，后背上几处刀口汩汩往外翻着血泡儿，双手却死死地抓住那个挂包，压在身下。

奄奄一息的运生双眼圆睁，口中仍含糊不清地呼喝：“不准欺负我妈妈！……”

老江、二柱和红衣女人急忙把运生送到医院抢救，有两刀穿透后背，刺在心脏上，没救了。运生死后，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脸上泛着甜甜的微笑，仿佛睡着了一般。

老江和二柱默默整理着运生的遗物，在他贴身的衣袋里发现了一个小布包，翻开，里面是染上血迹的六百元钱和一张女人的照片。

老江和二柱拿着照片，看看旁边涕泪横流的红衣女人，又看看手中的照片。

老江说：“真像！”

二柱也说：“真的长得很像！”

老江和二柱倏地泪如雨下。



※ 你会飞吗 ※

“你会飞吗？”三丑弯下腰，瞪着圆溜溜的黑眼珠，一本正经地问我。

这时候，我正坐在台阶上，把两支小拐杖抱在怀里，梦想着要是能拥有一辆轮椅该多好，那样，我四处活动时，就方便多了。

说实话，我有点儿厌恶三丑。他是个脑积水患儿，脑袋特大，却非常笨，是那种傻得透顶的笨；他还是个兔瓣嘴，一笑，兔唇非常夸张地往两边裂开去，很恐怖，我看着就想拿出针线，帮他缝起来。三丑刚被送到福利院时，我们都不愿意跟他玩。

我瞪着他，反问：“你会飞吗？”

“我会！”三丑坚定不移地说。说这话时，三丑冒了个很大的鼻涕泡儿，他急忙用袖子揩了一下。三丑的鼻子上，一天到晚老是悬着两挂鼻涕，顺着豁嘴往下淌，淌不及时就用袖子揩一揩，因此，三丑的袖口就像沾满糨糊的抹布，污黑发亮。

我说：“你吹牛！”

三丑“咦——”了声，生气地说：“我就是会飞，因为我是一只鸟呀！”

于是，三丑立即张开双臂，装成鸟扇动翅膀的样子，在我面前歪歪斜斜地跑起来。

三丑是被他亲生父母遗弃的，快要冻饿而死时，被人救了，送到我们福利院里来。刚来时，老师问他：“你家里有哪些人？”

三丑说：“家里有爸爸、妈妈。”

“还有谁？”

“还有三丑。”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家住在哪里？”

“不知道!”

.....

下面再问，三丑是十万个不知道，大家这才明白他不光是个兔瓣嘴，而且还是个傻子，除了知道家里有爸爸、妈妈，再就是他叫三丑。

三丑之所以说他是只会飞的鸟，是缘于那次看电视。那天，我们看的是《人与自然》节目，讲的是灵雕哺育后代的故事：灵雕夫妇在悬崖上的巢中，孵化出两只雏儿，先出世的雕雏，总是想方设法把后出世弱小的弟弟啄死，扫地出门，而灵雕夫妇则漠然站在旁边，不加干涉……

这是三丑第一次看电视，一向疯闹的他静静地坐着，眼睛紧紧盯着电视。当看到大雕雏终于把弟弟啄死并推下悬崖时，三丑号啕大哭，跳起来吼：“坏蛋！大坏蛋……”

从那以后，三丑就认为自己是一只鸟，而且是一只会飞的鸟！

我坐在台阶上，看着三丑张开双臂，摇摇摆摆、跑来跑去地“飞”，感觉他真是傻得可笑。

大脑袋瓜三丑“飞”了一阵儿，一头摔倒在地，我禁不住拍手大笑。

三丑赶紧爬起来，恼怒地说：“我还会再飞！”

就在三丑还要再飞的时候，上课铃响了。这一堂是识字课，老师教的是“爱”这个字。老师口干舌燥地讲了半天，问：“同学们，学会了吗？这个字读‘爱’！”

对于我们几个身体残疾但脑袋正常的孩子来说，早学会了，但那些傻小子们，就只能用木然的眼光盯着老师，一声不吭。

老师就问他们：“你们会了吗？”

这时，三丑突然呼地站起来，大声地问老师：“你会飞吗？”

老师愕然，说：“三丑同学，提问题时要讲礼貌，记住举手，要喊老师！”

三丑仍然锲而不舍地问：“你会飞吗？”在他的记忆中，没有老师这个概念，他只会喊：爸爸、妈妈。

老师苦笑着摇摇头。

三丑自豪地说：“我会飞，我是一只鸟！”

我们哄然大笑。

此后，当再和三丑一起时，我们就喊：“三丑，你这个笨鸟，飞起来我们看看！”



于是，三丑立马张开双臂，学着鸟儿扇动翅膀的样子，跑来跑去地“飞”……

有一次，我问三丑：“你做鸟干啥？”

三丑说：“飞呀飞呀，累了就飞回家去！”

“回家干啥？”

三丑“噢——”了声，说：“你傻啊，家里有爸爸、妈妈么！”

听了这话，我竟莫明地有些嫉妒三丑，他毕竟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而我打记事起就在福利院里，从不知道我的父母是何方神圣。

我便讥讽三丑，说：“你又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咋回去？”

三丑不服气，翻起黑眼珠，说：“我是一只鸟，飞得老高老高，就能看到家在哪里啦！”

这天，三丑又对我说：“我是一只鸟，我真的会飞！”

我说：“大傻瓜，鬼才相信呢！”

三丑盯着我，看了许久，才说：“你跟我来，上楼顶。”

我拄着拐杖，艰难地和他一起爬上楼顶。三丑慢慢地走到楼顶边沿，大声地说：“我飞给你看！”

我明白过来，惊惶失措地喊：“三丑，快过来，我相信你会飞啦！”

三丑不理，深吸了一口气，张开双臂，摆出飞翔的姿势，说：“我要飞回家啦！爸爸、妈妈在等我呢！”

三丑一纵身，“飞”了出去。我吓得闭上眼睛……

当我再睁开眼时，楼顶上已经没有了三丑的踪影，我仿佛看见他真的变成了一只鸟，一只会飞的鸟，越飞越高，往家的方向飞去……



※ 红盖头 ※

奶奶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初冬晴朗的天空，太阳暖哄哄喧腾腾白亮亮的触须，抚摸着奶奶银霜一样的头发和枯瘦的身子。

远处有鞭炮声传来。随着越响越近清脆的鞭炮声，驶过来四辆披红挂彩的小轿车。

那是四辆接新娘的婚车，今天，村里老张家的二娃子结婚。小轿车的车头上扎着大红花，车牌号用“百年好合”四个红彤彤的字遮住，车身攀满五颜六色的彩带，被风吹得刷啦啦地响，立即把喜气洋洋的景象渲染开来。

车队从奶奶旁边经过，她急忙站起来，佝着身子，想看清新娘长得啥样。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坐在车内，在奶奶面前一闪而过，只留下飘散的灰尘和弥漫的鞭炮烟雾。

奶奶眯起眼，咧开没牙的嘴，满脸皱纹像水波儿一样荡漾起来，笑呵呵地说，好呀，真好！

奶奶站在那里，喃喃自语地说，好呀，真好！

烟尘散尽，车队驶远，奶奶叹了口气，仍回到墙根，坐下。

在冬日的阳光里，奶奶低下头，明显有了心事。

过了两天，在外经商的孙子梅旺，开着一辆崭新的尼桑轿车回家办事。一看见那车，奶奶的眼睛倏地亮了。

梅旺把车停在门前，仔细擦拭上面的灰尘。奶奶走过来，围着小车转过来转过去，她说，好呀，真好！

奶奶轻轻地抚摸着车身，说，好呀，真好！

梅旺迷惑不解地望着奶奶，问，奶奶，您干吗呀？

奶奶不答。

在梅旺疑惑的目光中，奶奶默默离开，回到屋里。

奶奶躺在床上，一连两天不吃不喝，但不是病了，只是心事重重不停地



唉声叹气，仿佛受了极大委屈似的。

梅旺听父亲说过，以往奶奶受了委屈，无处倾诉，就会跑到后山坡上，声泪俱下地哭她的爹妈。奶奶哭泣着，反复念叨一句话：我的爹呀！我的妈哎！……

但奶奶从不知道自己的爹妈是何人，住在何处。奶奶是梅旺的太爷爷从冰天雪地里捡回来的弃婴，不知她姓什么，太爷爷便给她取了个名字——苦梅。奶奶叫苦梅，却一辈子没有姓氏。

太爷爷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奶奶十八岁那年，太爷爷买了一对红蜡烛，点亮，把爷爷和奶奶叫到一起。

太爷爷说，今晚上，给你俩圆房。

爷爷和奶奶相互对视一眼，不知啥叫圆房。

圆房啊，就是结婚，打今儿以后，你俩就是两口子啦。太爷爷说完，把旱烟袋锅儿使劲在板凳腿上磕磕，出去，掩上房门，走了。

爷爷奶奶就这么结了婚。

但这次，受了委屈的奶奶没到后山坡去哭爹妈，却躺在床上，一连两天米水未进。

梅旺焦急地问，奶奶，您这是咋啦？

梅旺父亲也问，妈，你这究竟是咋了么？

奶奶终于开口了，她说，我要坐婚车！

梅旺父亲诧异地问，妈，你已经七十八岁啦，想让人家捡笑话呀！

梅旺笑着说，奶奶，那婚车是您老人家坐的吗？那是新娘子才坐的啊！

我就是要坐婚车！奶奶坚定地说。

不行！梅旺父亲有些恼火，那样，还不让全村人笑掉大牙哩么！

不同意她坐婚车，奶奶便绝食，任谁劝也不听。

梅旺对父亲说，算了，老小孩老小孩，奶奶成了老顽童，就让她坐一次婚车，玩玩呗，又能咋的么！

梅旺父亲也没有办法，总不能让母亲饿死，背个不孝的骂名吧，只好同意。

第二天一大早，梅旺就把尼桑车扎上一朵大红花，攀上彩带，打扮成婚车的模样，停在门前等候。

奶奶仔细地梳洗干净，然后，从衣箱里取出一套折叠得整整齐齐、红艳

艳的棉袄棉裤。从折痕上看，这套衣服奶奶很早就做好的，珍藏在衣箱中，但究竟是啥时做的，连梅旺父亲也不知道。

奶奶穿上那套棉衣，又拿出块红盖头，覆在头上。梅旺扶着奶奶上车，心里觉得怪怪的，直想笑，他把脸憋得通红，才忍住没笑出声。

上了车，梅旺问，奶奶，往哪里开？

去你爷爷那儿。

去我爷爷那儿？梅旺愣怔了一下，又明白了：奶奶是要到爷爷的墓地去。

尼桑婚车在土路上弯来绕去地开了许久，来到一个山坡前。爷爷的墓地就在这个坡上。

奶奶下车，步履蹒跚地走上坡。来到爷爷墓前，她掀起红盖头，深情地说，老东西，我来啦。

奶奶说，老东西，结婚时家里穷，我没坐上花轿，知道么？哪个姑娘不想坐着花轿风风光光地出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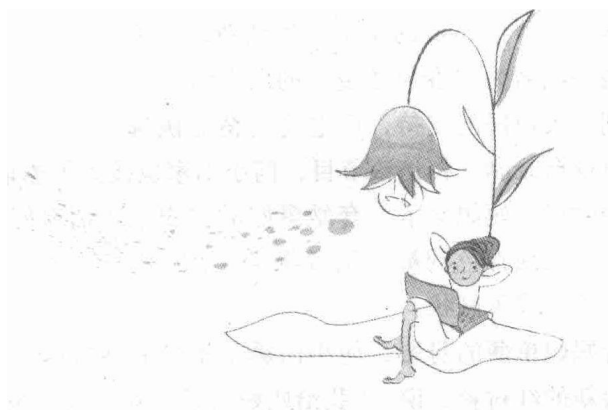
奶奶说，那才叫新娘子哩，我也是个正常的姑娘、正常的女人呀！可我就是没当过新娘，一辈子心中不甘呵……

奶奶说，现在没有花轿啦，这婚车和过去的花轿是一样的啊……

奶奶说，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女人，这样一来，到了那边，我们就又可以名正言顺的夫妻啦……

奶奶站在爷爷墓前，虽然掉着眼泪，但却红光满面地透着欢喜。拎在手上的那块红盖头，在冬日的寒风中拂动着、招展着，像一面小小的、鲜艳的旗帜。

梅旺默默望着奶奶枯瘦的背影，鼻子酸酸的，早已是泪流满面。



※ 红衬衫 ※

何小山从商场回来，发现妈妈仍然在房间里感慨。她好奇地摸摸这看看那，不停地说：“真豪华呀！能在这里住两天，也不枉来世上一回。”

她扭过头，看见何小山回来，便又问：“住在这里，多少钱一天啊？”

何小山已经记不清妈妈是第几次这样问了，就回答：“一百八，由电视台结账。”

“老天爷，两天就是三百六十块，这么贵呀！”妈妈再次惊叹。

何小山望着面容憔悴的妈妈，心中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和这间客房相比，自家那破败得东倒西歪的小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妈妈是第一次走出小山村，也是头一回来到像丰谷这样的中型城市，市电视台安排母子俩住进这家宾馆。何小山知道，这不过是丰谷市一家普通的宾馆，客房也不过是普通的双人间而已，但对妈妈来说，就像住进天堂一样。

虽然妈妈才四十岁，但由于过度操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家里有常年患病的爷爷奶奶、瘫痪在床的爸爸和在县城上高中的何小山，所有的家庭重担全压到妈妈一个人身上。

何小山的学习一直非常优秀，今年又以全市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但昂贵的学费、生活费，让他陷入绝境。刚巧丰谷市电视台正在开展一项名为“春风送暖”的助学活动，向何小山伸出援助之手；同时，为了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市电视台精心挑选了十个成绩优异的贫困学生家庭，到电视台录制一档访谈节目，何小山家也接到了邀请。

来的时候，妈妈穿了一套她最好的衣服，所谓最好也不过是干净整洁而已，除了一条淡青色的裤子稍微像样外，那件洗得发白的上衣，肘部已经磨得透亮，几乎成了网状。

看着妈妈单薄的身影，何小山鼻子不禁有些发酸，急忙从手中纸袋里掏出一件崭新的红衬衫，说：“我给妈妈买了件新衣服，快穿上试试。”